

Wuthering Heights
呼啸山庄
Emily Bront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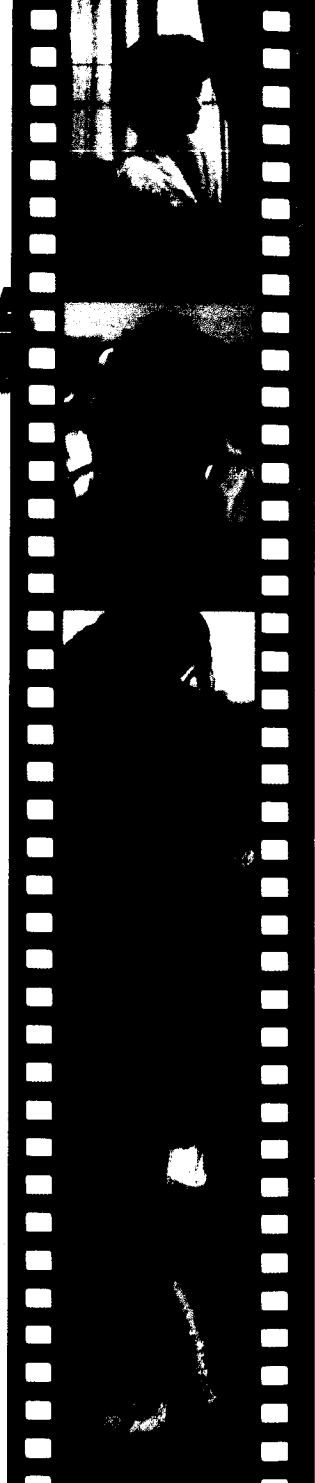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名著电影小说

方位津

秦健峰

编者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徐维光

平面设计:周建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篇篇情意结》/方位津、秦健峰编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9. 10

ISBN 7—106—01530—X

I. 篇… II. ①方… ②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4221 号

篇篇情意结

方位津 秦健峰 编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广东省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大 1/32 印张:7.75 插页:2

字数: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106—01530—1/I·0238 定价:15.80 元

第一部

1

暮色沉沉。

吼叫的狂风暴躁地挥舞着荒原上的一切：沙粒、落叶、碎草，甚至那大片的乌云。

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草丛中几块孤零零的石头、断碑伫立不动。

她独自一人顶着狂风行走在这昏天暗地的世界里。

黑色的斗篷被灌满了风，沉甸甸地直往下坠。她的脚步没有因为斗篷中的风而停下，仍旧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着路。

风仍在不停地呼啸，四周夜色更浓。迎着风，她的身躯费力地向前倾斜着，她的头直探着伸向前方，似乎前面有一股力量正牵引着她。大披巾裹住的脸上一双眼睛忧郁却又执著地望着前面。苍白色的脸仿佛又被狂风给削瘦了好多。风嘶叫着扯乱她的头发，象在为她出现在这风的世界里而气恼，有意为难她。而她的脚步仍坚持前行。

她是谁？

她从哪里来？

她要到哪里去？

她的双唇紧紧地抿着，使得嘴角边深陷着丝丝皱纹。

当一个被风雨剥蚀的城堡出现在她前方时，她的脚步停了，这是她的目的地吗？但她眼中分明没有跋涉后到达目的地的欢欣，反而忧郁加重了一层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城堡啊！墙基上爬满了墨绿色的苔藓，原本白色的墙石已在岁月的风尘中变成了灰黑色。破旧的窗户沿上隐约可见当年细致的木雕纹。城堡顶是造型奇特的方形顶，四周竖着细长且刻有花纹的柱子，站在底下看这城堡，似乎带着一个精致的王冠，不过它也成了灰黑色。石雕的门楣中央有几个残缺的字母，模糊得无法辨认。

斑斑驳驳的台阶边乱石横躺。“吱……”铁门哑着嗓子被推开，幽暗的城堡里似乎千年不曾有阳光射进，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。

她像一尊雕像立在门口，身后黯淡的余晖将她的影子朦胧地投射在地上。踏进去，屋里保留多时的寂静被她的脚步声打破。

立在大厅中央，她沉默着，像这里面每一个残留下的家具和每一块石头一样。破旧的窗棂上悬挂的枯藤如她一样在等待着什么，思考着什么。

黑暗一点点地弥漫着整个城堡，她慢慢地打量着这个毫无生气的地方。壁炉里铺着一层厚厚的冰凉的灰烬

——它一定曾经有过熊熊的火焰，她想。它的主人在很多寒冷的日子里靠近它坐着，悠闲地打发着日子。

它的主人是谁？

它的主人到哪里去了？

她不知道。

渐渐地，她的身影被黑暗所吞没……

当初我发现这地方，便立刻感觉到了它的诡异和神秘。我不停地猜想，谁在这里居住过？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？总有个声音在我脑海中说话，要给我讲述一个令人震颤的故事。于是，我开始写作。我的笔创造出了一个昔日的时光——我幻想中的世界。以下是我想说的。但它们绝不好笑。故事是以一个陌生人开始的……

2

狂风席卷着乌云，覆盖着整个荒原，天边隐约传来沉闷的雷声。

急促的马蹄闪电般地踏过碎石，马背上的黑衣人不时地抬头看看天空，焦灼地挥动手中的马鞭。

终于，他停在了一个高大且有几分幽森的城堡式样的大宅子前。看到天空上乌云加厚，快要压到头顶一样，黑衣人有几分期幸，腾出手摘下帽子，吁了一口气。他的脸上有着几分与生俱来的和气，敦实的身材紧裹在黑色

的大衣里。

“这鬼天气”，咕哝了一句，他开始敲门，指关节敲在门上咚咚作响。

门闪开了一条缝，可他却没看见开门的人。正诧异间，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。

“哦，请等一等，”顿了一下，声音略有提高：“希刺克利夫先生。”

无人应答。

大滴的雨点儿已开始砸了下来，黑衣人迫不及待地侧着身子进了屋。

屋里太暗，只有壁炉里的火静静燃着。

“谁给我开的门？”黑衣人心里有些纳闷。

一道闪电划过，照亮了客厅正面墙上方的一幅画像。像上的女孩儿美丽、端庄，俏皮地凝视着黑衣人。黑衣人的目光在画像上游动，不难看出，这个美丽的女孩儿眉宇间有几分高傲和刁蛮，但不让人讨厌。黑衣人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向它走去。突然，他停住了：黑暗中一双冰冷的眼睛在画像的下方瞪着他。

“是人，是鬼？”黑衣人心怦怦乱跳着，不敢再往前挪动一步。

又一道闪电，它证实了那双眼睛是一个人的眼睛，而且是一个美丽绝伦的女人眼睛。

逐渐适应了黑暗的黑衣人惊异地发现，这个盯着他一动不动的女人太象画像上那个女孩儿了，只是服饰、发型不一样，而且，她们身上的气质还是有差别的，差别究

竟在哪里，这让黑衣人一时难以确定。

“咯嗒——”黑衣人身后的门突然开了，吓得他一哆嗦，急忙转身一看，两个身材魁梧，浑身湿透的男人正立在门口盯着他打量。

“你是谁？”其中一个问道，那声音阴冷得让黑衣人怀疑是从地狱中发出来的。

“洛弗尔，是你在画眉山庄的新租户。”不知为什么，洛弗尔觉得自己有些紧张。

他有些奇怪，问话的这个男人穿着绅士一样的服装，长得却像一个地道的吉卜赛人。一双鹰般的眼睛衬着黝黑的皮肤，冷冷地盯着某一个地方。洛弗尔有些肯定这就是他的房东——希刺克利夫先生。

“你怎么会选在风雨中散步？”主人希刺克利夫的语气中没有调侃，没有疑问，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问味道。

洛弗尔咧了咧嘴：“其实我是迷了路。”见没人对他的话有反应，他又添了一句：“画眉山庄离这儿远吗？”

沉默。洛弗尔刚要再重复一遍，不小心触到希刺克利夫的眼光，着实吓了一跳。

说实话，洛弗尔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样让人胆寒的眼光。它幽幽地散发着一股寒意，将轻蔑、责备、恐吓、警告、审问等等一丝不苟地掺和在一起，然后准确而有力地掷向对方——那个坐在木椅上一动不动的少妇。

洛弗尔有些心慌地移开视线，瞟了一眼那个无辜承受这种怵人目光的少妇，发现她一脸的镇静，仿佛早已习

惯。只是细心的洛弗尔仍发现她的眼中有掩饰不了的恐慌，手指紧紧地乱绕着，眼皮有些下垂，似乎想挡住对面砸过来的眼光对她的伤害。

洛弗尔干咽了一口唾沫：“或者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向导？”他不想让希刺克利夫的目光再这样盯下去，他也受不了这厚重的沉默。

“不能。”希刺克利夫好像太熟悉这两个字了，随口便从嘴里进出，有力得让人觉得无法商量。

洛弗尔一脸尴尬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。

“我可以带他去庄园。”顺着声音，洛弗尔这才发现在希刺克利夫先生身边站的是个小伙子。只是他的衣服太破旧了，胳膊上垂着一大片布，两肩有一半都裸露在外面，裤腿的一只似乎被粗糙的针线缝在衣上，膝盖外已磨损得不象样子，腰间系着一根杂七杂八布条扭成的绳子。洛弗尔简直怀疑，解下那根绳子，他的上衣没准儿会成片地落在地上。衣服在黑暗里看不出什么颜色，但洛弗尔凭直觉感到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污垢。

年轻人一身发达的肌肉，骨骼宽大匀称，五官还相当英俊，只是处处让人觉得他浑身上下有股粗野的气息。特别是他的胡子，长得太蛮横了，头发也像草一样地堆着。不过他的话很让洛弗尔感到亲切，心里也暖和了些。

“你和他进地狱吧！”显然这句话是冲着小伙子说的。希刺克利夫甩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，看来他不想让任何人为客人效力，十分不耐烦和洛弗尔再谈下去。

“希刺克利夫先生，”洛弗尔有些急了，“如果没有向

导,我便要求在这里借宿一晚。”洛弗尔似乎明白绅士风度在这个客厅里没“市场”。

“我不收留陌生人。”那个似乎与快乐隔绝的人冷冷说道,随即离去。小伙子同情地看了洛弗尔一眼,一言不发地跟着希刺克利夫消失在幽暗的过道里。

洛弗尔怔怔地站在那里,不解、无奈、气愤一起涌上心头。

忽然他瞥见那位一直没挪位的少妇盯着他看,象找到了发泄不满的对象,“我就睡在椅子上。”说完,他径直朝那一排长椅上走过去,躺下,眼睛却盯着少妇,心中恨恨的。

少妇无言。起身端起一支烛台,顺手拿了一把钥匙,向洛弗尔晃晃:“这儿有间没用的房。”说完就向过道尽头走去。

洛弗尔一愣,赶忙起身跟上。

门口。少妇将烛台递给洛弗尔,嘱咐一句:“别放到窗边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洛弗尔眉毛扬了扬,很奇怪地问道。

少妇深深地看了洛弗尔一眼,什么也没说,悄然而去。

环视这间屋,洛弗尔发现它至少有三四年没见过人影,全部的家俱只是一把椅子,一个衣柜,一个极大的橡木箱子。靠近箱顶,开了几个方洞,有些象驿车上的窗子。

轻轻地走过去,烛光摇曳,洛弗尔在这半暗不明的房

子里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。

走近“窗”边向里一望，洛弗尔才发现这是一张别出心裁的老式床，整个窗子象一个密室。

拉开门，洛弗尔拿着烛台小心地跨进去。床上铺着平整的床单，洛弗尔感觉到那上面一定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，但这有什么可在乎的？

洛弗尔顺手将烛台放在窗上。窗台一角堆着几本发了霉的书。拂去书上的尘土，几个字母浮现出来，仔细辨认，大约是“凯瑟琳”。

窗外，风雨大作，闪电不断，像要划破整个黑夜。雷声沉闷得似乎是在压抑中发出的。枯枝在雨中摇晃的影子投射在窗台上，烛火跟着跳动。

百无聊赖中，洛弗尔抽出一本封面发黄的书，刚翻到扉页，就见上面几行斜体字：“凯瑟琳·欧肖”、“凯瑟琳·希刺克利夫”、“凯瑟琳·林敦”，洛弗尔莫名其妙：“凯瑟琳，谁？”

雷电交加，风雨肆虐着整个庄园。

洛弗尔感到上眼皮老要凑到下眼皮上，头也昏昏沉沉。

窗外枞树的坚果“嗒嗒嗒嗒”地敲打玻璃窗上。洛弗尔的头伏在窗台上。

“哗啦——”一声巨响，洛弗尔吓得一激灵，惊醒过来。离床不远的那扇窗的玻璃碎了，两根粗大的树桠从窗外伸了进来。

洛弗尔有些恼火，走过去狠命地抓起树桠往外推。外

面的风雨依旧大得吓人。

“嘿！”终于那个粗笨的家伙被顶向窗外。突然，洛弗尔像遭了电击一般抽回了双手，面色苍白地看着自己的手。那一刻的感觉他说不出来，但他心中明白刚才好像有一只冰凉光滑的手握了一下他。

一道闪电，窗户突然显现一个女子苍白忧郁的面容：“让我进来。”凄厉、真切的声音。

“啊——”洛弗尔吓得惊叫，感到天快塌了，踉踉跄跄地冲出房门。

纷乱的脚步声。希刺克利夫和少妇出现在惊魂未定的洛弗尔面前。

希刺克利夫盯着脸上肌肉抽搐，嘴唇哆嗦的洛弗尔。

洛弗尔面前，是一脸怒容、质疑的希刺克利夫。

“是什么魔鬼叫你进去的？”希刺克利夫怒吼道，仿佛他是受害者。

“是鬼，你说得对，她……”洛弗尔语不成调。

突然他看见站在一边的少妇，惊得更说不出话来，这张面孔为什么和刚才窗上的映影是那样的相似？她为什么这样残酷地盯着我？

顺着洛弗尔的视线，希刺克利夫转过身来死死地盯着少妇的脸，他的眼光冰冷如剑。

“你不该进那房间。”希刺克利夫的声音如刚才攫住洛弗尔的那双手一样冰凉。洛弗尔打了一个寒噤，心有余悸地看看那间屋，里面黑洞洞的。

洛弗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闯进了故事的结局——他当然不知道，三十年前开始的恩恩怨怨，是由一个疲惫的老人蹒跚地回到呼啸山庄开始的……

荒原上，她仍苦苦地找寻着，但到底在找寻什么，能够找到什么，她不知道。

也许，她仅仅是为了行走在荒原上；

也许，她什么也不为……

荒原，一丝晨曦映在天边，晨风中有草在吟唱……

3

纷乱的集市上，人头攒动。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摆着花花绿绿商品的摊位一个接一个。牛羊的各种嘶叫声混在一起。人多得不像是来买卖东西，而是为了挤在人堆中凑份热闹。

终于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实在受不了这份拥挤，瞅个空隙来到一片垃圾成堆的场地上。这儿显然刚卖走一批羊，乱草、粪便、断绳混在一起，地上一片齷齪。好在那些“混和物”中有块石头是干净的，老人像寻找到宝贝似的坐在上面，顾不上脚放在哪儿合适了。

“哎——”轻叹一口气，老人擦擦头上的汗，一只手插

进大衣口袋里摸摸，钱不多了，今天无论如何得赶回去，孩子们一定盼得脖子都长一截了。想到他那一对儿女，老人的嘴角边浮起一丝笑意。他的眉眼间无不刻下慈父的痕迹。

“扑通——”老人吓一跳，只见一个黑乎乎的怪物滚在他的脚边，双手抱住了他的腿。老人俯下身子。

一双略带惊恐但有些渴盼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老人。

“小家伙，怎么啦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想和我一起吃午饭？”

“……”

看来，有些麻烦。老人皱了皱眉，打量着眼前这个不出声的小怪物。毫无疑问，他是个吉卜赛人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块皮肤不像炭，衣服又破又脏。“不比凯瑟琳小了。”老人自言自语。

“是欧肖先生吗？”一声热情的招呼，老人抬眼望去，是在集市上开店的老熟人威廉先生。

“怎么啦，老伙计，对这个小把戏感兴趣？”威廉的脸上永远是阳光灿烂，“这小黑鬼头，是前一阵一群玩妖术的吉卜赛人留下的，小家伙脾气怪，没人要。”

欧肖看了看威廉，再看看脚下的小黑人，发现他眼都不眨地看着自己。

“跟我回家，愿意吗？”欧肖先生伸出那张宽厚的手。

小黑孩儿盯着他，一声不出。

威廉看着欧肖。

一只小黑手缓缓抬起，胆怯但又准确地放到那只大手上。

威廉的眼和嘴同时变大变圆。

暮色笼罩着整个荒原。牧羊人赶着羊群回圈。马灯在牧羊人手中一晃一晃，光晕柔柔地漾开。

夕阳中，欧肖先生抱着一个大团。一路哼着歌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要听话，你肯定是个乖孩子……哦，你快睡着了。嗯，嗯，以后就叫你，叫你……嗯，希刺克利夫，对，希刺克利夫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。”

呼啸山庄宅子，仆人们在收拾屋子。一个小女孩儿正倚在窗户上急切地朝远方看着。比她稍大的男孩儿伏在桌子上摆弄着他的宝贝玩具，不时地看看女孩儿，希望从她表情上获得某种信息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女孩儿的脸色黯淡了些，男孩儿也有些烦乱。

“喔，他回来了！”女孩儿惊呼起来，双手一拍，并招呼男孩儿快点儿。

“好了，别催我。”男孩儿跳离桌子，几乎同时，和女孩儿抢着开门。

门开了，老人臃肿地挪进来：“终于到家了。”背上的大衣严严实实地裹成了一个大团儿。

“爸爸！”女孩儿雀跃欢呼：“你带了什么回来给我？”

“嘿，凯瑟琳，先让爸爸喘口气儿。”

欧肖先生呵呵笑道：“等着看吧。”费力地放下手中的大团儿。

大衣松开，那个瘦小黑亮的希刺克利夫展现在众人惊讶的眼中，他有些困惑地望着众人。

男孩儿女孩儿愕然，沉默。

欧肖先生耸了耸肩：“我在利物浦的集市上看见他，快饿死了。”

“他是个肮脏的吉卜赛人。”男孩儿厌恶地说道。

“他是上帝的恩赐，你要待他像兄弟，辛德雷。”老人很和蔼地说道。

辛德雷依旧冷冷地注视着这个他不欢迎的客人。

希刺克利夫也用同样的眼光迎着他。

“我的礼物呢？”小女孩儿急切地看着父亲。

“他没家人了？”辛德雷挑衅地看着希刺克利夫。

“他已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。”说完，老人怜爱地看着养子。养子的目光像水洗般的亮，但并不透明。

“他是你哥哥——辛德雷。”辛德雷还未接受这个弟弟，不止是现在。

老人的手轻轻搭在小女孩儿身上：“这是你妹妹，凯瑟琳。”

凯瑟琳有些陌生但不拒绝地看着这个满头黑发的哥哥。

“凯瑟琳，”老人招呼着女儿，“像我教你一样伸出手来。”

凯瑟琳友好地轻轻伸出了小手。

老人拉起希刺克利夫的手，微笑地看着他们两人的手拉到一起。

烛台上发出的柔和的光洒在凯瑟琳玫瑰般的脸上。

欧肖先生为他命名为希刺克利夫，凯瑟琳深为这沉默的男孩儿吸引，但令他沉默的是悲苦而非温和的命运。

“那里面会是什么呢？”这已不是第一次了，希刺克利夫看着那个紫红色的大橱子发呆，他很想亲自打开看看，但他不敢。

膝盖上被辛德雷踢的那块青肿还隐隐作痛，胳膊肘上的伤口刚刚结了痂，他担心他的好奇心又给辛德雷制造殴打自己的机会。

寂静。没有人，可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拨弄着希刺克利夫心中的好奇。

“哦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只有一次。”希刺克利夫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
终于，他按捺不住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双手微颤着拉开橱门……

“砰！”希刺克利夫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的头已重重撞在笨重的橱门上，后脖衣领被什么东西一拉，惯性将他推倒在地上。左眼周围痛得厉害，他不由地用手捂住。

映入他右眼的是一条黑裤腿。辛德雷恶狠狠但又掩饰不住快意地看着狼狈的希刺克利夫。

希刺克利夫回以仇视的目光。

沉默，是他七年来最大的反抗武器，尤其是对辛德雷。

辛德雷的武器很简单——虐待。

辛德雷让他学会了沉默而不是屈服。

父亲对这个怪物的宠爱几乎让他发疯，妹妹对这个低贱的东西的依恋让他愤恨。他实在找不出其他方式来“优待”这个吉卜赛人。

“这儿没东西是属于你的，”辛德雷咬了咬牙，似乎有撕咬他脚下的那个人的欲望，“现在不是，永远不是。”他傲慢地扫了一眼，留给半躺在地上的希刺克利夫一个背影。

怒火在希刺克利夫阴郁的眼神里燃烧。他死命地盯着那个背影，辛德雷的话如魔语般在他耳边回荡。

“孩子们，来看看这个宝贝儿。”从集市上归来的欧肖先生还没走近屋，便开始大声招呼他的孩子。

凯瑟琳象蝴蝶一样抢先飞出客厅。“哦，爸爸，这是什么树？”

欧肖先生手中的那棵小苗细得如一根手指，几片嫩芽害羞地顶在枝桠上。

“这是樱桃树，一种会结很美丽也很好吃的果子的树。”欧肖先生微笑着说道。辛德雷和希刺克利夫也相继跑出来，好奇地盯着父亲手中的树苗。

欧肖先生环视了一下门前的空地，然后指着宅子右